乌凤沟的雨

王 特

春分过后，天便一直阴着。雨是绵绵的，细细的，像谁在云端里筛着面粉，无声无息地落下来。这样的天气，正宜去祭奠那些长眠在地下的人。

车出六安，往霍山、金寨天堂寨方向去。路渐渐地窄了，山也渐渐地深了。窗外的雨丝斜织着，远处的山峦都笼在一层薄薄的烟霭里，看不真切。同行的人都沉默着，只有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一下一下地摆动，发出单调的声响。我的心也沉沉地，像这阴霾的天色。

130公里，不算近。但对于90年前那支衣衫单薄的队伍来说，他们走过的路，要比这漫长得多，也艰难得多。

长岭乡长山冲村乌凤沟到了。

山坳里静静地卧着一片墓园，松柏掩映，虽不甚高大，但在雨中却绿得分外鲜亮。入园处是块朴素的大型石当，上面刻着“乌凤沟战斗烈士纪念园”；拾级而上顶端立一象征团结胜利的“生之源”巨型浮雕。往里走，便看见一座高大的坟墓，洪学智将军题写的“红军烈士墓”五个字，在雨中泛着湿润的光，而这些烈士均无姓名。

无名。像针一样刺着我的心。

1207位烈士，长眠在这里。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籍贯，他们的年龄，他们生前的欢笑与眼泪，都随着那一场场惨烈的战斗，永远地消逝了。

最为悲壮的是1934年12月3日发生的乌凤沟战斗，红二十五军八十二师及游击师800余人，在乌凤沟遭敌伏击，仅此一次战斗600余人牺牲。

我想象着那个12月的凌晨。天大概也像今天这样阴着，肯定会更冷些。山风呼啸，草木枯黄。这支从潜山、舒城归来的队伍，疲惫不堪地走进这条狭长的山谷。他们或许正想着前面就是苏区了，可以歇一歇脚，烤烤火，喝一碗热粥。他们或许还在低声哼着歌，或许有人想起了远方的家乡，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妻子和孩子。

然而枪声响了。子弹从两边的山头上雨点般地倾泻下来。敌人的正规军从后面追来，民团“老小八团”在前面堵截。山谷里没有躲藏的地方，没有退路。红军战士们端起枪，冲向敌人。

激战了几个时辰。600多条生命，就这样躺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的鲜血就这样浸润着这片土地上的草木。

雨下得大了些。我站在墓园里，仿佛能听见当年的枪声、喊杀声，能看见那些年轻的身影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他们的血流进泥土，染红了枯草。师长周世觉也倒下了，他是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最高指挥官。敌人割下牺牲红军的耳朵去请功，甚至不许群众收尸。

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入土为安啊。那些年轻的孩子，离家千里，最后连一副薄棺都没有，连一把故土都不能覆盖在身上，就那么躺在荒山野谷里，任风吹雨打，任鸟啄兽啃。

幸而有郑长林。

那一年，他才十三岁。一个孩子，冒着杀头的危险，和村民们一起夜里偷偷地摸进山谷。没有工具，就用双手刨土；没有棺材，就用野草覆盖。他一个一个地掩埋那些残缺的遗体，手上磨出了血，眼泪流干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人命令他，没有人给他报酬。大概只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懂得什么叫“死者为大”，他心疼那些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

这一守，就是91年。

从郑长林到郑学才，到郑以清，到郑为栋。四代人，一个接一个，像传递火炬一样传递着这份守护。当年的孩子成了老人，又化作了泥土；新的一代又接上来。墓园从无到有，从简陋到庄严，但守护的人始终没有离开。

我见到了郑为栋。他已是中年人的模样，憨厚的脸上带着山里人特有的质朴。他并不多说话，只是默默地打扫着墓园，整理着花圈。我问他是怎么想的，他憨憨地一笑：“爷爷传下来的，就守着呗。”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守了90多年，就为了“传下来的”这四个字。

可我知道，这不简单。这里的每一个清明，每一个除夕，甚至是每一个平常的日子，他们都要来。刮风了，来看看有没有树被吹倒；下雨了，来看看有没有水土流失；过年了，来给烈士们烧一炷香，仿佛他们是自家的亲人。

其实，他们不就是亲人么？

那些牺牲的红军战士，哪一个没有父母？哪一个不想回家？他们回不去了，郑家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先人，一代一代地供奉着。这已经超越了守墓，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亲情，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伦理情怀。

雨渐渐小了，天边露出一线灰白的光。墓园里，不知谁放了一束白花，花瓣上挂着雨珠，晶莹莹的，像是眼泪。

我默默地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湿湿的，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回程路上，雨住了。车窗外的山野，经过雨水的洗涤，格外清新。偶尔闪过几户农家，房前屋后开着桃花，粉粉的，艳艳的。有孩子在路边嬉戏，笑声传得很远。

我忽然想，那600多位烈士，他们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今天么？为了这些桃花，为了这些孩子的笑声，为了我们能够平安地走在这片土地上？

可是，我们这些享受着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的人，又有几个知道他们的名字呢？又有几个在这样细雨霏霏的春天里，想起过他们呢？

郑家记得。郑家守着。郑家用90多年的时间，替我们这些忘却的人，向那些无名的人，还一份情，尽一份心。

车行渐远，乌凤沟隐没在群山之中。但我知道，那里有座墓园，墓园里有1207个灵魂安息。还有一个郑家，四代人，守着他们。

雨后的空气清冽冽的，吸一口，直透到心底。活着，平安地活着，真好。这平淡的、琐碎的、有时甚至令人烦恼的日子，原来是那样的珍贵，那样的值得感激。

乌凤沟的雨，会记得的。

人站高了，心才不窄

徐缓

张巨江 摄

春天是山野最温柔灿烂的苏醒。一夜春风过后，进山看如火杜鹃红艳、似雪樱花如玉、泛青松柏苍翠，天堂寨的云雾在海拔1729米的主峰间游走如梦如幻，飘飘似仙子嬉戏。坐上索道，轻松地站在刻着“皖鄂交界地”巨石上，眺望阔远的大别山峦，“一脚踏两省，极目望江淮”。与我而言，这不只是地理坐标，更是三十年记忆的刻尺——伴着叮咚潺潺的溪流声，和着轰轰隆隆的瀑布声，恍惚又见父亲背着沉重的摄影装备，在向导的带领下，沿着蜿蜒山路艰难攀爬，仿佛肩头还沾着三十年前的松脂香。

人间四月芳菲尽，三月满山繁花开。初阳透过山峦薄雾，淡淡地照射在“挺进大别山”幕墙上，粉的樱花、紫的玉兰，亭亭玉立在古屋旁、方塘边。在脆生生的鸟鸣托衬下，山里的清晨愈显静谧。山色如故，人事已非。原有的鹅卵石幽径两侧，新冒出五彩的游乐园；红砖瓦房隐身在气派的度假山庄间。只有那老树桩默默静立，圈圈年轮如生命密语，仍在讲述着旧日故事。

“这是黄山杜鹃，只开在海拔1200米以上”，红得浓烈纯粹，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坐进索道车厢穿行山间，“腾云驾雾”之感未变，只是缆车里再也听不见父亲笑着介绍树木花草。山顶景点间盘旋攀爬，他总在前几步慢下，等我气喘吁吁追上，说“山不欺人，慢才看得清”“你看，一脚跨两省，北望中原，南眺荆楚——人站高了，心才不窄”。山风掠过耳际，我望着正在修建的气象观测塔，捞起记忆，轻声复述，就像系在瞭望塔前劲松虬枝上的“天堂寨祈福卡”，也像缕缕心语飘向云端。

接过您的衣钵，您手里的相机、肩上的摄像机变成我背包里的笔记本、轻便高清的手机。天堂寨的春光从未改变，变的是我们与它的对话方式，变的是我们凝望它的眼睛——从被牵引向前的孩子，到独自采访探索的同行。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共攀：山石记得您的脚步，溪流映过您的笑容，而我终于接住了您当年想递来的整座山的重量。

据天堂寨景区市场运营部张文斌介绍，景区索道升级改造工程于2017年1月启动，2019年10月1日正式投入运行，是目前中国最大转角式索道，也是国内最先进的客运索道之一。

我们坐在宽大、干净的缆车厢里，穿行在峻岭和峡谷之间，飞越瀑布龙潭，透过四周明亮的车窗，沐浴着和煦春光，招呼着蓝天白云，呼吸着富氧空气，不亦乐乎！恍然遁入仙境。一路上，我们见景生情、谈笑风生，观景、拍照、摄像、刷朋友圈、发抖音，嘴、眼、手同用，忙并快乐着。

索道缓缓滑行，16分钟很短也很长，短在望望窗外翻涌如浪的林海、瀑布，也就瞬间而过；长在看天光云影徘徊，忽然想起昔日徒步上下，上山汗流浃背，下山脚趾抵触得乌青，靠的是执念的勇气，是勇攀高峰的胸襟。峰顶眺望“白象汲水”悬崖上一株劲松傲视苍穹，情不自禁地想起米寿而逝的父亲留给我一本手工剪贴制作的影像文稿合集，扉页题字：“松根扎岩缝，傲视向上生。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手。”

“化鱼成龙”在璀璨的烟花下夜游，观者蜂拥互动，尖叫声、笑声此起彼伏，追随着鱼灯游龙。当多数景区仍满足于传统的踏青赏花时，天堂寨已率先破题，将央视春晚歌曲《上春山》的国民热度，巧妙转化为可体验、可收藏、可传播的文旅新径道。首创“春山旅游节”，以春山、春水、春花、春树、春草、春鸟、春风“七章”为核心IP，将天堂寨的奇峰、飞瀑、林海、峡谷等顶级生态资源，转化为七个极具美学与互动性的沉浸式打卡装置，实现从“观光游览”到“精神共鸣”的跃升。游客“收藏春天、播种梦想”，接着清明、五一、端午三大节点系列子活动，如山水音乐会、躺进春天大赛、非遗夜宴等，结合日夜不间断的NPC互动与升级版“化鱼成龙”“龙凤呈祥”非遗夜游，构建“白+黑”全天候、全年龄段的产品矩阵，彰显出景区前瞻性的市场洞察与强大的内容创造能力。

“人站高了，心才不窄。”天堂寨的“有为”，更体现在其超越景区自身的广阔胸襟。景区依托自身强大的客流与品牌吸引力，同步策划并发布了七大春季主题旅游线路及三条精品研学线路，将金寨县乃至大别山区域的优质旅游资源串联成珠：“游龙寻春·踏青赏花线”牵手马鬃岭、吴店杜鹃坪；“天坑寻幽·溪涧探奇线”延伸至燕子河天坑、六万情峡；“温汤润心·康养怡情线”整合西庄温泉、梅山水库；“芝养安康·森林养生线”联动西茶谷、龙津溪地……景区主动将游客流量导向周边乡镇与兄弟景点，带动区域性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的消费提升，真正将“大天堂寨”的概念从规划落到实地，赋能全域旅游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尽情“飞阅”：笔架岩铺纸舒卷，静候文人雅士挥毫泼墨；马头峰静立沉思，以待勇士驾驭驰骋，遨游天堂；情侣峰拥依呢喃，祈盼有缘人来此尽诉衷肠；白马峰凌空栈道，滑索飞渡高山幽谷，勇者健步直上云天。天堂寨的陡峭并非仅指海拔——它更像一种沉默的训诫：山石嶙峋、栈道悬空、薄峰如刃，恰似父亲坚毅的品格。父亲40余年的新闻从业路，贴身民众鼓与呼，抗洪抢险在一线，创新开拓，无畏险阻，验证曾说的“山高水长不压人，路在脚下往前冲”。

如今我站在九影瀑边，任细珠雨丝跳跃着生命的律动扑面而来；望春桥畔，桃花恣意绽放着青春的美色；孜孜前行在木栈道上，不同名目的古树像亲戚一样点头，终于懂得：所谓承续，并非复制他的高度，而是学他俯身拾起一粒松子，种进自己的春天沃土，滋生出无限的希望。

徐缓 摄

重拾『慢点儿走』的余温

冯文

农历二月初，好友邀我去天堂寨，说去看看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的早春。算一算，上一回踏足这片山林，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车子一路开过去，平坦宽阔，我坐在车里，忍不住想起二十年前五一假期，我和母亲、三姐初次从六安城区到天堂寨的光景。

那时候的路，真叫难走。坑坑洼洼的盘山公路，弯多又陡，大巴车摇摇晃晃，从早上晃到午后，才到景区大门处。一路颠簸，母亲年纪虽大，好在不晕车，倒是我晕得厉害，却撑着说没事。我们在山脚下住了两晚，条件简陋，饭菜简单，可当时心里热乎，只要和母亲一起看山看水，就什么都好。

最让我和母亲惊心的，是那上山时坐的开放式索道。没有封闭的吊厢，就那么露天挂在缆绳上，慢悠悠往上升，足有四十分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风从耳边刮过，人悬在半空中，心也跟着悬在嗓子眼，攥着扶手不敢松劲。母亲全程闭着眼，手紧紧抓着我的胳膊，我一边安慰她，一边自己也吓得不轻，只盼着快点到达山顶。从天堂寨回来之后，母亲直说，再也不想来第二次了，我当时也深有同感，只当这段旅程，是人生里一段偶然的路过。

没想到，一晃二十年，我又站在了天堂寨的山门前。这一次，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山路修得平整坦畅，不管是自驾还是坐景区车，都稳稳妥妥，再也没有当年的颠簸与煎熬。山脚下的民宿、酒店一家挨着一家，我们入住在天堂寨度假山庄，干净整洁，热水、空调、柔软的床铺，给人舒心踏实的感觉。当晚在山庄的餐厅里，我们品尝到了金寨特有的地方特色美食，吊锅、红豆腐(当地人称“血豆腐”)、将军菜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招牌菜。

第二天用过早饭，我们就向山顶出发。景区里的设施已焕然一新，步道修得规整，台阶平缓，扶手牢固，老人、小孩走起来都不费劲。就连当年让我们心有余悸的索道，也换成了封闭宽敞的轿厢，平稳快捷，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仅16分钟就到了山顶。坐在索道吊厢里，隔着玻璃看群山起伏、瀑布飞泻，反倒成了一种享受。

下了索道，我沿着当年和母亲一起走过的山道慢慢走，一步一步，像是在拾掇旧时光。山路还是那条山路，峰峦还是那片峰峦，可身边少了母亲的身影，少了她累了就扶着树歇脚的样子。风穿过林间，树叶沙沙作响，我恍惚间好像听见母亲的声音，还是当年那样温和，说着“慢点儿走，别着急”，说着“这山真好看，咱们多看看”。我停下脚步，望着漫山的新绿，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母亲已经离开我好些年了，可重走这条路，她仿佛从未走远，就站在这山林里，陪着我再看一遍春天的天堂寨。

农历二月的天堂寨，虽不是繁花似锦的盛春，却自有一番动人的景致。这里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森林覆盖率极高，层层叠叠的绿，从山脚铺到山顶，把整座山裹得严严实实。空气里处处是草木的清香，深吸一口，清润甘甜，沁人心脾，不愧是天然氧吧。城里的雾霾、喧嚣，在这里全都消失不见，只剩下山林的宁静与清新，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好好感受这份难得的惬意。

天堂寨的水，更是一绝。瀑布成群，溪涧纵横，是山里最灵动的音符。恰巧前几天一直下雨，水流汹涌，顺着山石蜿蜒而下，撞在岩石上，溅起细碎的水花，叮咚作响。九影瀑、情人瀑、泻玉瀑……一道接着一道，各有姿态，有的从高处倾泻而下，水雾弥漫；有的顺着崖壁缓缓流淌，温婉柔和。瀑下的水潭清澈见底，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这水朴素真切，是大自然最本真的样子，看着就让人心安。

我沿着步道慢慢走，看树木抽出新芽，看枯草泛出新绿，看溪水潺潺流淌，看云雾在山间轻轻漂荡。上春山，万物生。初春的寒意还在，可万物复苏的势头挡不住，枝桠间藏着待放的花苞，泥土里埋着即将破土的嫩芽，连风里都带着生长的气息。这就是春天的天堂寨，不张扬，不浓烈，却用最朴实的生机，打动每一个走进它的人。

爱摄影的友人忙着拍景、拍视频，赞叹着这里的美景，我却更愿意静静站着，听风，看水，念旧。二十年的时光，改变了山路，改变了设施，改变了我的模样，却改不了这片山林的纯粹，改不了我对母亲的思念。当年和母亲一起走过的路，如今重游，少了当初的忐忑与疲惫，多了几分怀念与感慨。原来有些地方，不是不想再来，而是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份沉淀的心情，等一场与旧时光的重逢。若是母亲还在，看到如今这般好走的路、舒适的民宿、完善的设施，一定会笑着说，原来天堂寨，这么值得重游。

初春重游，我似读懂了这片山的温柔，也把对母亲的思念，轻轻留在了这满山的春色里。往后，我还会再来，让春风、青山、绿水，陪着我，慢慢想念。

德业“于”馨 润物“漪”泽

李军修 涂意虹

于漪老师走了，但她的话，还在我们乡村校园的风里飘着，在三尺讲台的粉笔灰里落着，在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里绕着。“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于漪老师的这句箴言，就像田埂上的星光，深深扎根在霍邱县彭塔镇中心学校的校园里，也刻在每一位彭塔教育人的心里。这位人民教育家，用七十余载躬耕讲台的坚守，把“三尺讲台系国运，一生秉烛铸民魂”的师者担当，活成了最动人的模样；而我们彭塔中心校，扎根乡村沃土，用实打实的办学成效，把她的教育理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有力量的乡村教育实践。我们深切怀念于漪老师！

于漪老师说，教育的本质是“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要“心中有爱、眼中有人”。这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我们彭塔镇中心学校不变的办学底色，是我们每天都在践行的日常，我们永远铭记您的教诲，于漪老师。

几十年前，彭塔交通闭塞、经济滞后，泥土路坑坑洼洼，老百姓出门靠步行，有人看着破旧的校舍，直摇头断言“彭塔的教育撑不了多久”。可我们彭塔教育人，偏不信这个“不可能”——就像您一辈子扎根讲台不放弃，我们的前辈们挽起袖子、甩开膀子，自己打土坯烧砖，用废木料拼课桌，在荒坡上硬生生建起了彭塔学校；当年二十出头的年轻教师，把铺盖卷搬到学校，白天一人顶三门课，晚上在煤油灯下钻研教材、批改作业，没钱买教具，就用泥巴捏模型、硬纸板做实验，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放弃”的韧劲，硬生生把“山穷水尽”走成了“柳暗花明”。于漪老师，是您的坚守与初心，照亮了我们乡村教育人前行的路，让我们在困境中，始终有底气、有力量。

于漪老师强调，“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这把火，在彭塔校园里烧得旺、烧得久，烧出了乡村教育的一片新天地，我们永远践行您的理念。如今的彭塔中心校，早已不是当年的破旧模样：低矮潮湿的瓦房，变成了窗明几净的教学楼；坑洼泥泞的校园路，变成了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黑板+粉笔”的传统模式，升级成了可互动的班班通；320平方米的科技馆里，孩子们亲手操作实验、探索科学奥秘；20亩劳动实践田上，春种玉米花生、秋收南瓜芝麻，孩子们挥汗如雨，在劳作中读懂“汗滴禾下土”的真谛，也收获了成长的喜悦。我们的劳动教育被中央电教馆表彰，各种各样的奖牌挂满了荣誉墙！这些变化，是一代代彭塔教育人踏着您的足迹，用青春与汗水换来的，是践行您教育思想最真实的见证，我们永远追随您，深耕育人之路、续写教育华章。

在您教育精神的引领下，我们的乡村教育之路不再孤单，得到了多方助力与支持。我们借力上海市金山区朱行中学结对共建的东风，严格践行您“取长补短、互学互鉴”的教育理念，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赋能，把上海的先进教育理念、精品课堂请进来，让彭塔教师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前沿经验；选派教师赴沪跟岗研修，让他们带着所学本领回来，赋能乡村课堂、滋养乡村学子；更有清华大学霍邱籍学子主动走进彭塔校园，用榜样的光芒，点燃孩子们的成才梦想。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德业“于”馨，润物“漪”泽。

无语的挽歌

刘东升

又到清明。

临近黄昏，天渐渐地黯淡下来，我独自驱车前往城外十几里地的一处陵园，此时，祭祀扫墓的人都已走尽，路边空地只有一户出摊售卖祭扫用花、纸钱、白酒等物品的摊主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上面没有人了，来好晚哟。”摊主好意提醒。我点了点头，无声地冲着摊主报以微笑，并买了一束祭扫用的鲜花和一瓶白酒。我自顾自地上车、走路，不愿向卖花人解释什么——我就是有意避开清明这个时节，尤其“寒食”前后十日来此祭祀上香、攘攘嘈杂的众人所以迟来的——偌大的公墓陵园里，空空荡荡，四下无人或人少，能安安静静，理理心绪，沉沉思念已经渐行渐远我的父亲、母亲……

思念虽然有着默默无尽的深情、真情，却还是隐含着对自然规律、对父母离世现实的一种无奈！没有了父母的关心，没有了和父母的对话，没有了与双亲的互动，想的多了，想的深切了，一些以前遇到的奇奇怪怪的情境又会不由地从心底翻将上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刚走不久的一天午后，我躺在陪护病时母亲的小床午休。迷迷糊糊中，母亲亲切地微笑着向我缓缓走来，一如以往熟悉的身影、熟悉的面容、亲切和蔼，一切又都回到日常的生活场景。沉浸在母爱的氛围中，我兴奋异常……当自己转身要离开时，母亲却紧紧地拉着不放我走，且越拉越紧，感觉手脚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浑身乏力，动弹不得。一阵纠结，我猛然醒来，将信将疑刚才发生的事情。我是不相信人走了还有灵魂托梦，可我竟真得遇到了母亲托梦这样的事。最终，我自己给自己圆梦：还是思念母亲的心结太深了吧。

对父母的思念其实不需要什么理由。祭奠本身就是一种思念形式。这之前，我也记不得和姐妹们一起，什么季节、哪个节日到父母墓前祭奠过多少次了，但只要想父母了，我往往会独自上山，甚至空手到父母墓前祭扫一番，默默地告慰父母，并在心里和父母神会交流。特别是在现实中遇到不开心的事或是感觉心理压力大需要缓释放松的情况下，我更会如此。想想过去，想想父母生前一家人点点滴滴相处的日子，回味父母生前许许多多的不容易——

在我的记忆中，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般家庭有三、五个孩子属于正常，我们家也是如此。虽然家中吃穿不缺，但父母为几个孩子上学成长、成家立业真是操碎了心。因为那时年龄小，我们根本感觉和体会不出当时父母在遇到困难不顺时，心里的那份纠结和苦闷滋味。虽然我们没有给父母造成过棘手的大麻烦，但有些事由于年幼的无知无畏、任性无礼，也曾让父母担过惊受过怕，伤透了脑筋伤透了心。维护家庭，养育子女，父母受的累再多，心里的苦水再多，也从没有懈怠过，他们用行动给我们演示出为人父母的厚德、坚毅、担当、吃苦、包容等等良好品性和人生素养。

“你们也是要为人父母的，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是多年前父母告诫过我们的话，言犹在耳。如今，年代不一样了，家家、事事情况不同，但为人父母当家过日子养育子女，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让人内心纠结、头皮发麻、感觉不容易的事。因为，现在每个家庭孩子少了，条件好了，孩子们的眼光高了、要求高了，见识广，想法多，遇有哪家孩子听话懂事、知书达理、文明礼貌、自强自律自然不必多说，如果相反，父母为子女拼命操心，鞠躬尽瘁，到头来换来的却是子女的不理解，甚至是反目相向，嫌凉怕烫，高低不如意，做出一些让父母揪心扯肠，意冷心寒，有苦说不出、眼泪直往肚里咽的事，直叫父母心在泣血，情何以堪！即便如此，过去也好，现在也罢，父母对子女总是真心的。家家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幸福、茁壮成长，成为在家有担当，社会能奉献，对国家有用的人。

想一想，父母生前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现在知道难了，子已悟亲已逝，子欲养亲却不在！但，内心深处，我还是能清楚地感觉到父母的严谨、耐心、慈祥、宽厚、包容依然隐隐就在我们的身边，环绕着我们，影响着我们……

谜 底

朱自燕

爷爷走了八年，我却总觉得他还在。

昨夜又梦见大锅洞的火光。一明一灭间，他的脸忽远忽近，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还是那样把我揽在怀里。我想问他那些谜语，可张了张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他只是笑着，往灶膛里添了根柴。噼啪一声，醒来时，枕上已湿了一片。

小时候家里穷，烧大锅洞是最暖和的事。爷爷一手搂着我，一手往灶膛里送柴火，火舌舔着锅底，把我的脸烤得发烫。“大孙子，猜个谜。”他每次都是这样开头。谜面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麻屋子红帐子、水中央的小姑娘。我猜不着，他便笑，露出缺了的牙，说：“下次告诉你。”可下次，他还是笑着让我猜。我追着问，他就把我举得高高的，说：“等你长大了就晓得喽。”如今我当真长大了，那些谜语却一个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怀里的温度，和柴火噼啪的声音。

冬天的雪，总是下得很厚。那时我在村小上学，中午回不了家。爷爷便踏着雪，走五里路来送饭。我站在教室门口望，雪地里远远一个黑点，慢慢近了——是爷爷，帽檐上一层白，眉毛胡子上都结了霜。他从怀里掏出饭盒，还热着，催我快吃。他自己不吃，只说不饿。等我吃完，他又揣着空饭盒往回走，五里雪路，又是三十分钟。我就扒着门框看，看那个黑点越来越小，最后融进雪里。

赶集的日子，他天不亮就叫醒我，把我扛在肩上，一路晃晃悠悠去镇上。我坐在他肩头，觉得自己比谁都高。街上的胡辣汤冒着热气，糍粑炸得两面金黄。我最爱吃这个，他却总只要一碗红豆稀饭，泡着油条慢慢吃。吃完便去买菜，他把我放下来，问：“大孙子，今儿想吃啥？”我说吃鱼便买鱼，我说吃肉便割肉。旁边的人都笑：“朱老三，你家孙女当家啊。”他便乐呵呵地点头：“可不是，我家大孙女以后能成大事。”

去地里干活，他也带着我。我走不动了，他便把我架在脖子上，让我两只小手抓着他的耳朵。他在前面锄草，我就在田埂上捉蚂蚱。累了，便枕着他的布衫睡一觉。醒来时，夕阳西下，他和奶奶还在弯腰劳作，汗珠子一颗颗砸进土里。

爷爷走得太快了。从查出病到闭眼，只有三周。临走前，他已经瘦得脱了形。我握着他的手——那只曾经扛着我、给我送饭、牵着我去赶集的手——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他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我凑近了听，什么也没有。就像那些谜语，永远没有答案了。

那年我刚毕业，还没挣到一分钱。总想着等站稳了脚跟，接他来城里住住。可是老天不给机会。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小时候读着轻飘飘的，如今压在心上，沉得让人喘不过气。

爷爷走后的第三年，奶奶摔了一跤，瘫了。我和爸爸、先生三个人轮流照顾。有时候深夜里给奶奶翻身，会突然想起奶奶曾经说我小时候爷爷给我换尿布的样子。那时他多利索，一把托起我，三下两下就换好了。如今轮到我照顾别人了。只是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爷爷是不是还穿着那件蓝布衫，是不是也有人照顾他。

奶奶有时候糊涂了，会喊爷爷的名字。我就坐在旁边，看着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下去。恍惚间，好像又回到那个灶台前，爷爷抱着我，火光映红了脸，他还是那句话：“大孙子，猜个谜。”

爷爷，那些谜语的答案，您还没告诉我呢。